

剡源集附札記

五





集、源、剡

記札附

(五)

撰元表戴

剡源集卷第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銜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爲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爲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

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疎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禺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爲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爲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爲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爲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爲弟。叔黨真當爲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瞻。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元爲榮之慕。觀

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爲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鸞龍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濱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繙閱遺墨，爲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至政府，權饒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爲千古歎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卽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

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沈壽夭。非緣忤桢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爲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爲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言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謁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恍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汗鑊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譏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爲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爲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

離回護。以爲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爲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爲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爲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卽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綢。輿臺阜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爲人卑汗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爲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旣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療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概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匡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爲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爲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爲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安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爲也。君尙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懷不可直致。輒略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爲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爲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

百家如蠅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遞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爲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雪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喟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

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習井未渫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當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爲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爲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爲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

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婉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衣冠黃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去。

題沂洲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爲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爲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鄰里閭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爲而不爲。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旣力贊而成之。其古瑯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刹。其陰爲梁州杖錫。而其陽爲雪竇。比二刹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爲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爲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瞻而辭精。趣諛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

之故實。而黎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宣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爲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卽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爲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旣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鷺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爲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爲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爲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旣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爲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卽與焉。推是以論人。

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觀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歎、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姦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諡議、及省、檮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悵久之。

剡源集卷第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諡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蓋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純公既沒。衆說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尙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擯黜。吾鄉考功臧郎中爲此二諡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纔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繪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爲此之言哉。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爲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輝潤。人撫卷三歎。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蟲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攫。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襲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并序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刻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爲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遠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達斯憤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叩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禮睦。朋友義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

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充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防軒銘并序

日初明爲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且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爲之瞻仰歎詠。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防軒以爲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爲之銘曰。

羣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燭龍在淵。亦旣旦止。東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爲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勞運爲。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鞶。日見而不鑠。黜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陰六之極。是爲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旣復之。如還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

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抑之滋高。勿謂既復。返亡逐奔。守者少怠。寇窺爾垣。束爾筋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檀。爰楊良箴。先哲寶然。匪惟斯今。

遜齋銘爲簡池劉氏作

遜食不噎。遜步不彊。遜獲者鬼不得嘯其堂。遜言者玉質金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寶。芟稿鋤彊。義以爲疆。禮以爲隍。慈以爲梁。德以爲航。蓋不但卻驪英雄之林。折肱紛華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漿。又安得以今之魯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爲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係棘。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聞皆藏。道義輜重。事爲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虛存有餘。卑儉爲楹。清淨爲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橫肱。美寢便腹。六合爲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爲度。寸寸不已。莫窮其數。剖爾肩鑿。徹爾藩垣。冥懷信踵。以據無垠。

君子軒銘

蜀牟先生。名其婿秦張模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爲之銘曰。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陵。賢不必貴。乃有專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滄溝。八荒茫茫。雲興於丘。哇收經鳴。棟夷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孔之疆。舌觚楊墨。氣麾齊梁。

逆拂順磨。明滋陰潤。力施一夫。功踰千乘。我聞至言。厥教雖五。泊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衝。習之既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恥與畏。因恭道覺。童牛受穿。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竊轡毀車。御者惡之。甚於猿狙。記誦蘊蓄。詞章潤飾。專精棄時。終能敗德。姬父翼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噫嘻州儒。聚講有廬。髮彼羣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傲儉。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瓚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爲之箴曰。繫玉之生。與石同族。緣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溥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瓚。取材斯先。純和鬯通。芬香潔獨。目持踵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累世朱紫。政流岳牧。名在圖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孝通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爲名父。培壅菑耘。勤勞纂組。爲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怠傲。如器斯捐。奢浮沈湎。取仆招顛。賓老在席。恭陳訓辭。兢兢惟瓚。敬以存之。

眞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雌黃管葛之上。蓋其愚近達。慵近放。慧近直。遲近讓。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曠。審一區之

易足。悟兩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爲風平川淨。天融雲盎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爲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石煙霞。噫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誇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裾。纓獵其胡。素絲以爲絢。尙爲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歎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爲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驚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煥煥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頎頎乎若氣盛遠馳。纍纍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漫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鬱勃。有曾活十萬生靈之續。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鬚眉聳脩。巾履整飭。脩脩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靈臺。而焦焦乎常有疾姦豪。憂黎庶之色。殆

可與爲祥風慶雲。可與爲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子質邪。錦心繡肝。謂子達邪。草衣卉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尙何爲飲鏤縱橫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湍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禮遜。以爲雅飾。詩書意氣。以爲清腴。望之儼然。知其爲東魯之徒。

蟾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爲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爲貌。故於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沈談笑。則又庶幾乎棘端之戲。猴管中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巾履。赤壁磯前。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援之鑾坡禁苑。而不爲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懼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爲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爲惡。此之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綫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肩。衆鬼驚詡。不聞施爲。以目相語。
鳶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爲是反覆。
葫蘆在手。簪管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爲嬉。枉矢哨壺。從何得之。
削方縈毫。周代蹴鞠。嬰兒之心。百死不贖。

贊畫龍

溝江湖吾窟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爲。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己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旣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幸湮沈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賢子孫。尙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爲人。若千戶高君者可謂希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肅慎氏。當金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金亡。居大名爲民。有權豪張宣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義訴列。奪而還。民蔡罕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爲其府參謀。軍行纍囚如

麻君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雖受罪自以爲不冤。至元師南興。充軍所儲。和雇運糧官清輓。百餘萬石。襄漢間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峻遷。十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不仕。孫男天祐。今爲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卽解囊賙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輒饘粥之。且喻以理法。勿爲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間。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汴梁西釣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篝燈至丙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答。再問。又不答。遂問汝寧非鬼乎。敢入卽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履。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出。稱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牕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卽昨來取履。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庖夫。爲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爲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之今人無所見。以爲恨。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爲流俗汨沒。以至於此。聞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潰時。君孤行榮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侵。賊不能害。世謂沾沾沽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計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由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溫，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口輒不能忘其鄉。若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壽父年且七十有四，母閭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語後嗣。傳永久，幸爲我述其概。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溝村。累世疊疊，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爲父。嘗爲浙東處州平準庫大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塵郭，田園池榭，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時時爲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卽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烹羊炰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弈，歌笑之娛，出有弋釣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潦，冒風雪，以規銖兩之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遠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爲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詎不信然！敍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羨如左。仲文名煥，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率化之爲州。山疎而水迅。疎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迅故仕遊者儻恍外顧而無留心。鹽絲蔬米。槌冶果植。器畜之饒。不通於四方。而衣冠文墨。閎閱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勢相爲長雄。故其民亦或號爲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以九卿世家來爲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興弱。銷沮囂競。一年笞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平。逋流還鄉。凋瘵完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爲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浙東。飢餓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廩有給。鄰餉有勸。野劫有禁。道瑾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降貸減征。懇籲于上。蒙麾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墟廢壘間。猶有談笑炊耕以齒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旣更生。益孚侯誠。熟侯教。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爲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其旣成立也。有禮馭之。有過恕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懷之乎。懷之不已。爰發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庸。負海西南。名張實枵。民不勝堪。孰返其逋。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清言雅趨。亦旣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饑荒。奪其乳哺。蒼墟作家。續骸爲人。呻吟笑歌。繫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己爲則。無窮之瞻。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知包羞而疾死。顏淵。伯

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奈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溫遊。其兄屢稱之。旣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旣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旣而非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察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旣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疎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爲懷。夫斯人也。天旣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爲。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己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爲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一日輜車出門。柳絮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遠。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致於遠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實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嘗佐靳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言篤學。齟齬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諱文挽歌之類。哀爲一編。屬余鉞次。遂

爲略具梗概。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爲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頽頽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翳。弛擔揮綬。寧館庖之不繼。閱蒼蘓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沿典遡籍。油油乎顏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爲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成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爲娛。客不愧夫重龜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睫暈欲寐。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須臾。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

恨忽見奇叢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歸。爲游揚而詠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爲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粵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園荒煙。因前時之煜煜。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旂。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臥遊無懷華胥。竹當羈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喻。頽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旣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人。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祿之途。數驚而多惡。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攣腰展臂。野慢以爲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詈。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斷。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旣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眞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由所旣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茲。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畚。

弓培寸舉。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膏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歲。方欲發廩廩。治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挨後扶。嚴良日進。迎貓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粢盛焉而神莫予吐。蓋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寔。不莠厥土。亦不穢予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爲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客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趨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詳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爲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敖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爲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錡。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庵賦

宅侑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爲一大庵焉。而無以爲之名。庵之大。若何。曰。吾之庵。以鴻蒙渾沌爲盤緣。崑崙蓬萊爲枕託。羲和光景爲啓閉。山川煙雲爲聯絡。春花木爲遊觀。江湖魚鳥爲賓客。出無扃鎖。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庵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庵。宅侑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鷗鷺。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鷗鷺。朝闐枯魑。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饒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地而冲雲壑。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迴。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摧摯卓削。飢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侑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旣自以涵元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遙爲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驚後置。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侑師聞之。微笑。取茗更淪。翁亦曠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薊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士。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道煙微遮。雲霄去來。騷騷乎若環羣。自束前麾幡而後羽騎。脩脩

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罽毼，撫羣陰之婆娑，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聲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鬱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爲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罅，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疎通儒，洒以秋兔之髦，寫以冰繭之腹，寢玩食閱，津攜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顰復笑，欹煙偃露，涵陰吐照，縈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藥，慕蘇門而聞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頽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旣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爲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哺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忱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憩憊而逃囂，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

解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聞。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煜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歷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齷齪。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爲傭。胥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雖亦或以爲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譏。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資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闊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旣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垠。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烏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

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會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疎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子。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譯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媵。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團欒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焉。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庫放象。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饒爾墳。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饔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獻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磷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醉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常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爲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爲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水竅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憺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爲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

學默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蟄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暗雁先盡柔木速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予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彌喧迨至乎鉅海則沈沈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免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爲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搖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於處則鵲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慍喜間有聞蘇門而習獻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卽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爲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眞逸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冷之流笑衆難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靜埃以自休亦遽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

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潤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豐狐之擇燠。乾鵠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脩脩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擎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鵂。歌虎兕。風披雨圯。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臚簋。或聞風披靡。或承流逶迤。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贊。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樽。唾面教忍。佩章矯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銜明於扶桑之暾。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爾。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元。嘻微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有其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兀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渟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遇嘆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比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義故論胡麻者。以爲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篋衍。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蟲翼然。旣獠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跟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羣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蠕蠕蠕蠕。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爲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纔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奪。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以爲食。膾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衛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夷而誰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旣燬於火。儼棟甍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煜於登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

花也。胡爲乎來哉。且其爲花種之實艱。上不溫而不豐。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螯燥剛。厥磔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旣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爲慰予。則我也。旣履其殃。一以爲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葉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醴肉。丘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爲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階除。見此粲者。矯焉若凌虛猝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鉛容素賦。將顰將蹙。弔予厄而悲。飄焉又若茶裳縞袂。將翔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亭冰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懽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撓。渺遽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尙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

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羈。其崑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攜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堦。先生異之。往蹠而觀。乃見衆童。脫衣裸足。斷渠起塍。翻水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拄箕。或布葦行筏。或羣蹴鼓譟。或獨仆發譟。併力競勞。有類竭作。先生曰。唉。爾何爲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渺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尠而纖。一網出海。百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卑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旃。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愀然而慚。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荅。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集卷第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爲之論次以爲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羈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孚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己自爲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爲監。既許之矣。而逆爲之約。迫爲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爲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爲之效杯酒殷勤之權。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爲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爲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以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爲軍。

容宜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爲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爲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艷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爲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爲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尙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爲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已。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爲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賞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偃偃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卻克笑璧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

以取救爲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贖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爲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爲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爲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爲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爲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爲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爲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尙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爲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疎。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爲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爲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爲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孟韓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爲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爲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

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爲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爲慤。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擯卻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從。利橫。則橫。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內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伎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託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誚。以爲非其本俗。當是之時。

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爲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爲橫。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末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爲己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爲。亦蘇秦之所恥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爲賣己也。平時腰金結駟。佯伴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姦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爲秦者易爲功。而事諸侯者難爲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

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爲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採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爲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魄之而得爲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柝爭鳴。佐寇自賊。顛倒謬誤。卒俱墜於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質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爲己也。而不專乎爲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氏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氏淫污辨雜。以爲通。誕神僻異。以爲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爲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

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爲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常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謂孔氏而不爲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千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爲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奇計爲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決之快。君子蓋羞稱之。然而雎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爲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爲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居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卽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內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雎爲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

郊。療腹蠹食。腹必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雎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卽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爲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爲橫。其後則睢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爲重。張儀以姦商鞅以欺。范雎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爲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也往爲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旣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

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爲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爲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爲之道也。所往必有爲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爲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污，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釁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爲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仍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爲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爲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哉？秦計旣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之以人爲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脈爲生死也。有一脈之不絕者，人雖危而不卽死，爲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卽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爲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爲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爲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爲

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怨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爲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興使然。觀國者。可不爲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爲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爲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逋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壓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爲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卽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一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爲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爲近正。

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爲人詭譎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橫，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祿，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污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羣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焉。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爲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爲也。不爲有爲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沒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爲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爲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爲燕也。仲連奈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爲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爲楚申包胥，近不爲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爲妾婦之忠乎？且爲此說，則與仲尼聞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爲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爲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

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鬪之。所不惡於鬪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卻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卻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墮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賣城之將。仲連爲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爲燕將謀。但勸之束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爲人謀。於其求決於己而忠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爲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慙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爲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爲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爲各國之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爲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略定矣。孤竹之爲國也。不知其所從。

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爲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叛。使爲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爲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差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爲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鄙里有不論其爲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

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然去來。尙不能以一概。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爲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爲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爲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爲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晉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

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爲齊桓晉文。宜爲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爲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姦。平器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爲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爲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爲義俠。卑者爲游說。土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真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慤慤。既以桓文之事爲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餽餼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橫。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爲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黃歇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家養之恩。爲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噓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忱。翱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爲忠於宗國。未聞爲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

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侯朱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爲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